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

金色池塘

成为老人的艺术算不了什么，真正的艺术在于战胜衰老。 ——歌德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100期 | 2016年3月20日 星期日 主编:龚建星 责编:龚建星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gjx@xmwb.com.cn

你喜欢和年轻人交朋友吗？

老少咸议

人一旦退出职场，步入老年后，原先的社交圈便开始萎缩，即便还有朋友来往，也仅是原先的老同事、老同学之类的同辈人交际，鲜有与年轻人交际的机遇。那么，生活中的老年人能不能交上年轻朋友？能不能结成一段忘年交？与年轻人交往对老年人有什么益处？又成为当下的一个老年话题。最近，本刊邀请部分老年朋友，就这个话题发表各自的看法——

互尊自有忘年交

文/杜晓建

离开职场后朋友圈在悄无声息间演变着。不经意中我与好几位相差10多岁、20多岁的朋友结成了忘年交。

20年前，一个偶然的机遇，我与途经上海去德国留学的南京青年小陶结识。小陶学成回国后在安亭汽车城创办了自己的企业。前年，得知我们一伙退休老人策划欧洲自驾游，他自愿加盟担任司机兼导游。36天的自驾游行程中，同行的老头老太们抱着好奇问起这位40岁不到的帅哥：“为啥愿意和退休老人厮混？”他坦言：“这个有教授、学者、工程师和企业家们参加的自驾游团队，就是一笔难觅的人脉资源。结识你们，我可以学到书本上没有的知识。”

他听我聊起上海残疾人事业时，对政府开展的耳聋遗传基因免费检测项目抱有兴趣，一回上海就鼓动了其他几位青年企业家捐款，并在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建立专项基金。为配合政府推广这一民心工程，我挑头成立了长宁华衍社区志愿服务中心专事配合服务。小陶自然成了骨干，我们一起创办了公益科普网站，投拍了扩大宣传的公益广告《聋人的福音》。

与小陶交往的经历让我想起高适《别董大二首》中的名句：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。我改后句为“互尊自有忘年交”。

母女般的忘年交

文/朱晓虹

上个月，接到忘年交小赵要生产的消息，我寝食难安。小赵姑娘要成为母亲，我这个“外婆”应该高兴才是呀。我的不安缘自小赵的病情。她患有心脏病和类风湿病，平常体重不足80斤，还是大龄产妇，她要生育，岂不是在赌命？

小赵是我退休前的同事，我是小学教导主任，她是大队辅导员。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，小赵就会出现在我的身旁。记得那是2005年暑假前的一个夜晚，台风“麦莎”来势凶猛。区教育局接上级指示发出紧急通知：明天，全市中小学停课一天，各学校务必连夜通知到每位学生家庭。我接到通知后，冲进了雷电交加的暴风雨中，去学校打电话通知各位班主任，因为通讯录落在办公室里。正当我“落汤鸡”般地冲进办公室时，另一个“落汤鸡”已先我到达，定睛一看，是瘦弱的小赵。她已拨通了第一个电话，我的鼻腔一酸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等收到30多位班主任“任务完成”的回电后，已是子夜时分。

我和小赵在工作中默契配合，生活里又是超出辈分的“姐妹淘”。她是我穿着打扮的“私人顾问”。每每有人赞我衣着时尚时，我便窃喜，不是我有眼光，而是小赵的功劳。退休后，我和小赵一直延续着“母女情”。前些天，喜讯传来，小赵诞下一个小公主，母女平安。我这个“外婆”终于放下了那颗悬着的心。

“祖孙辈”的忘年交

文/朱扬清

我已迈入“古稀”门槛，没想到自己竟然还有一段“祖孙辈”的忘年交经历。五年前的一天，隔壁小区的居委干部、90后姑娘小裘登门造访。找我帮她润色一份“关工”志愿者关爱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事迹材料，我欣然答应。材料修改好后，我又改写成一篇通讯，发表在报纸上。小裘十分高兴，说要拜我为师，我说，我俩以文结缘，就交个“文友”吧！

我与小裘姑娘的年纪相差四十多岁，差了两辈，但我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“朋友”的位置上，绝不倚老卖老。在我的帮助下，小裘的写作能力提高很快，她被镇机关采用的信息，在考核中独占鳌头。写作我帮助她，操作电脑和手机，她帮助我，我俩成了互帮互学的“老少搭子”。小裘在居民区工作，掌握的信息多，她都会在第一时间提供线索，有时还陪同我去采访，成为我新闻报道的得力助手。

随着交往的深入，我不免关心起她政治上的进步。在我的鼓励下，两年前，她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去年，小裘姑娘实现了入党的夙愿。看到她的进步，我打心眼里高兴。

电脑成就我的忘年交

文/陆锡民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单位来了几位大学生。我很快与他们打成一片。看着这些年轻人熟练地使用电脑，我很是羡慕，想跟他们学却又胆怯。分配在我同科室的小李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对我说，学电脑既难又不难，关键要有信心。

在小李的鼓励下，我逐步熟悉了电脑的各项操作程序。小李还“逼”我重新学习汉语拼音，“逼”我摆脱钢笔直接在电脑上写文章。我不耻下问，小李耐心施教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，我终于能独立操作电脑了。我和小李在日常工作中，彼此加深了了解，发展成同事之外的忘年交朋友。小李跟我聊起大学生活，父母如何艰辛地供养他上大学，并向我透露了自己今后的事业目标以及择偶要求。我也曾给他介绍过几个对象，最终他还是和大学的女同学结成伉俪，我参加了他的婚礼。

小李在我那个单位没干几年，便调任新单位新职位。调离之后，我们通过伊美尔、QQ和微信依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。我退休后还能发挥余热，与我能熟练地运用电脑分不开；我能学会电脑，与助我一臂之力的小李分不开，每当我想起这些，便越发想念忘年交小李。

和晚辈共事很开心

文/余国放

我退休后在一家民营企业任职，所在部门是总裁办公室。身边同事全是年轻人，开始我担心和年轻人有代沟，难以相处，最大的担心是不会使用电脑。我的工作是负责公司文件的起草、修改，包括撰写领导的发言稿。上班头几个星期，需要修改的文件都是先打印出来，我在纸上修改，再由他人输入电脑，效率低下那是自然。现实逼迫我转换写作工具。同事小史、小李、小董都成了我的启蒙老师，他们教一点我记一点，不到一周我便能独立上机操作了。

本当以“老师”的身份进入职场，不料竟成了求知的小学生。办公室的年轻人还“余老师早”、“余老师好”地唤我，一度让我汗颜，我凭什么做人家老师？做老师的机缘来了。小李是江苏丹阳人，去年看中了一套小户型房，价格适中，因其父不了解上海的房价行情，不同意购买，那天父子俩正在激烈争论。情急之下，我抢过电话，自报家门，以自己购房经验力劝小李父亲果断出手，其父被我说服，终于同意。今年房价猛涨，小李捡了一只“大皮夹子”，高兴坏了，一个劲地谢我。

办公室副主任小董脾气耿直，工作欠方法，一度四处碰壁，直呼“焦头烂额”。我主动约他谈心，用自己的职场经验开导他。没多久，他的工作环境改善了。他感慨道：亏了老法师指点迷津。

转眼与身边的年轻同事相处已三载，我觉得很开心。

缘自那份恻隐心

文/阿康

说来也巧，我的忘年交越交越年轻。我不惑年时，交了70后朋友；天命年时交80后朋友；花甲年后交了90后朋友。粗略一算我有10多位忘年交。这些忘年交中大部分是新上海人。缘何？

缘自我那份恻隐之心。我18岁离家，45岁返乡，在外省生活了27年，在我成长道路上得到过许多长者的帮助。当我见了新来乍到的年轻同事时，便想起自己的当年，情不自禁地关心起他们来。为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“搭把手”，诸如介绍对象，当购房参谋，找装修队等等。忘年交们也对我敞开心扉。那年，70后的博士生小王遇上不顺心事，产生跳槽的念头，并已联系好一所大学。我力劝他不要冲动。最终，他没递上那份辞职报告。而今，小王已升任某市局办公室副主任。80后硕士生小潘，来机关后郁郁寡欢，问及，她说不适应。我便支持她继续攻读博士。几年后，小潘博士生毕业，去了浙江大学任教，前年评上了讲师。这些后生大多很优秀，走上领导岗位的比比皆是。无论他们过去的青涩还是今天的成熟，我和他们一如既往地朋友相称。他们几乎一致地对我说过：“愿意和你老姚交往，是因为你能掏心掏肺地对待我们。”

现如今，我受聘于一家社区报，新同事齐刷刷90后。我依然如故地奉朋友之道——赤诚相待。